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创造 一个新 的文明

第三次浪潮的政治

陈 峰 / 译

CREATING A
THE POLITICS OF
THIRD WAVE
NEW
CIVILIZATION

阿尔温·托夫勒 海蒂·托夫勒 / 著

●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G303
63



200078245

94009

【美】阿尔温·托夫勒
海蒂·托夫勒
著

创造一个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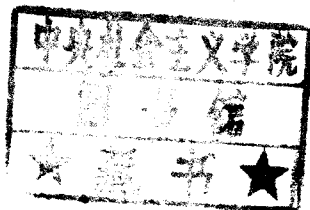
CREATING
A NEW 文明

CIVILIZATION 第三次
THE POLITICS OF THE THIRD WAVE 浪潮的政治

陈 峰 / 译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Alvin and Heidi Toffler.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 Turner Publishing, Inc.

创造一个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

著 者/〈美〉阿尔温·托夫勒 海蒂·托夫勒

译 者/陈 峰

责任编辑/公 冬 张 帆

装帧设计/王晓阳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李厚安

出 版/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经理部发行科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制 版/上海群众印刷厂

印 制/上海市印刷十一厂

版 次/1996年5月第1版

印 次/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82000

印 张/4.25

ISBN7-5426-0927-0

G·208 定 价 8.00 元

出版说明

DIS6/03

本世纪掀起的这场新科技革命,正以迅猛异常的速度,推动着全球范围内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并正引起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已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近几十年来,未来学研究的著作不断受到人们的欢迎,也正是反映了这种社会需求。

要能动地改造世界,就需要科学地预测和把握未来。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需要在物质层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有深刻的理解,而且需要对由此引发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层次变动有清晰的认识。这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一大研究课题。当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尤其需要关注这一研究,参与这一研究。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了解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近况,我们特出版了这部中译本的《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浪潮的政治》。

从1970年起,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先后出版过《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权力的转移》、《战争与反战争》等一批未来学研究著作,一度畅销全球,影响广泛。其中,《第三次浪潮》等著作,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本书是托夫勒和他的夫人在1995年推出的一部未来学研究新著。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又再次成为畅销读物。本书重点论述了冷战结束以后,未来社会的新文明和政治发展问题,其中不少观点在其先前的著作中曾有所涉及,在本书中则作了更详尽的展开,并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作者自己认为,本书体现了新的主题,代表着新的思想。

在托夫勒未来学研究的系列著作中,比较集中地阐述的是电子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以及对传统工业组织、当代经济结构、现代军事体系等产生的巨大冲击等问题。在这方面,他的许多观点富有前瞻性,给人以启迪,一些预见正被证实。但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总的描述,特别是对不久将来的社会政治发展的预测,企图作出超越阶级的分析,在不少地方显然是局限和片面的。尤其是本书第六章关于“传统社会主义与未来的冲突”的分析,作者抓住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挫折和不成熟现象,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断言“传统社会主义与未来的抵触是不可避免的”,则完全是一种粗暴武断的结论,体现了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偏见。在本书中,作者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也有较尖锐的抨击,但并未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其思想并未“超越”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在本质上还是在为资本主义如何摆脱目前的困境而谋划

“济世良方”。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应该清醒认识的。当然,本书在其他很多方面的论述和分析还是颇有见地、富有启示的,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3月

中译本序

阿尔温·托夫勒是我国许多读者所熟悉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他撰写的探索未来的著作曾风靡世界，从 70 年代的《未来的冲击》、80 年代的《第三次浪潮》，到 90 年代初的《权力转移》和《战争与反战争》，他的每一部著作都以敏锐独到的见解和淋漓透彻的分析，成为全球性的畅销书。1995 年，在世界即将告别 20 世纪，迈向 21 世纪的时刻，托夫勒和他的夫人又向读者提供了一本新著——《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这本书出版以来，已连续数月被《纽约时报书评》列入最新的畅销读物排行榜。该报商务版还将此书评为最佳商务读物之一。译者在同该书出版社商谈版权事宜时，从电话中获悉，有许多国外出版社有意翻译出版此书。

与托夫勒以前的著作不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只是一本小册子，而且，其中的若干章节取之于先前的著作。但托夫勒夫妇认为，这本小册子决不是一本过去作品的简单汇集，它体现了新的主题，包含着新的关注，代表着新的思想。美国国会众议院院长将此书誉为“美国公民 21 世纪指南”。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以科技信息革命驱动的第三次浪潮，

正在彻底改观建立在工业革命之上的现代文明。这一革命性的变迁已波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使一个崭新的文明初见端倪。这一新文明的基础和动力是知识(广义上,信息也属于知识范畴)。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已成为所有创造财富所必需的资源中最为宝贵的要素,用托夫勒夫妇的话来说,知识正在成为一切有形资源的“最终替代”,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已经或正在改变工业组织、公司结构、商业竞争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创造财富的途径,甚至战争的方式。简言之,知识成了商业利润和全球竞争的关键。当今世界上国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知识的较量。只有在知识上领先的国家,最终才能在新文明中立于不败之地。

以知识为基础的新文明的出现,还将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政治生活。例如,电脑交互网路的普及,使资讯更为开放和丰富,从而使民智得到进一步开发;交互网路还促进了政府官员和公民的直接对话。公民可以借助电脑网络,就有关公共政策问题或社区利益问题,直接向政府或民选代表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对有关问题通过电脑直接投票表决。托夫勒夫妇认为,这将是工业社会的“间接民主”向新文明的“半直接民主”乃至“直接民主”转变的开端。另外,知识阶层的兴起,改变了工业社会传统的阶级分野和选民构成;同时,新文明的出现,造成了一系列超越阶级、种族、党派的新的社会政治问题,从而使传统的政治对垒变得模糊不清。因此,新文明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缓解因新文明的出现而造成的社会紧张。

必须指出的是,托夫勒夫妇在本书第六章中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是带有偏见的。读者们将会发现,他们所指的“社会主

义”实际上是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已被普遍摒弃。例如,我国目前正在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笼统地断言社会主义不适合未来,是过于片面和武断了,社会主义是人类建立公平、自由和正义社会的伟大实践,它是一个不断调整、扬弃和超越的过程,它的成功和失败对于它的未来都十分重要。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种实践,社会主义都将作为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和矫正而存在下去。

除去若干偏见,这是一本非常启迪人们思想的读物。不论人们从事什么职业——从政、经商、教育、科研、“蓝领”、“白领”——只要是关心未来或自己事业未来的人们,都会从该书中得到启发。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上海三联书店和美国特纳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公婷校读了部分译稿。美国新泽西拉玛坡学院的皮德森教授和西点军校的尼米克教授曾帮助解答了若干英语中的难点。在此一并致谢。当然,译文如有差错,责任均在译者。

最后,我想用本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短序:只有那些以国内最少的失序和动乱来完成第三次浪潮转型的国家,才能赢得全球性的竞争!

译 者

1995年11月

于美国新泽西州

前言

美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汇合。它的家庭制度危机重重,它的医疗制度、城市制度、价值制度问题丛生,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制度也处在困境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实际原因,人们已对政治制度丧失了信心。为什么所有这些危机竟然会在我们历史上的同一时刻出现呢?它们是美国终极衰败的迹象吗?难道我们已处在“历史的终结”了吗?

这本小书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美国的危机不是来自它的失败,而是来自它早期的成功。我们并不是处在历史的终结,而是处在史前(pre-history)阶段的终结。

自从1970年,我们的《未来的冲击》一书介绍了“工业社会总危机”的概念以来,我们的烟囱工业已经解雇了大批的体力工人。恰如那本书首次预测的那样,我们的家庭结构已经破裂,我们的大众媒体已经非大众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多样化。美国已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这可以解释为何一切旧的政治分析方式都不再适用。像“右翼”和“左翼”、“自由派”和“保守派”这类词原先令人熟悉的涵义已经枯竭。在今天的俄国,我们称共产主义者为“保守

派”，称改革者为“激进派”。在美国，经济自由派也许是社会保守派，反之亦然。“左翼”的奈达尔(Nader)^①和右翼的布坎南(Buchanan)^②联手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

但是，更令人震撼和意味深长的是，政治权力正不断从我们正式的政治结构——国会、白宫、政府机构和政党——转向由电子网络联结起来的基层团体和媒体。

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巨大变迁不能单从政治本身的角度来解释。它们是与同样深刻的家庭生活、经济、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密切相关的。要在这高速变化、幻灭，以及几乎是自相残杀的社会冲突时期进行治理，我们需要对21世纪有一个清楚的看法。本书提出一个关于变迁的有力度的新框架。一旦这个框架被理解，我们就可采取实际的步骤，来塑造未来更伟大的变迁，也就是引导变迁，而不是使我们自己成为变迁的牺牲品。

当今变迁的一个明确特点就是它的速度。发展日新月异，加速效应影响到所有的一切——甚至书的命运。

1994年10月，在本书由进步和自由基金会以限量的教育版首次发表快一个月的时候，国会中期选举把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推上了美国众院议长的位置。随之而来的狂热把本书推到了报刊头版和电视屏幕。金里奇不仅为本书作序，而且他还把它同《联邦党人文集》、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的著作，以及其他政治哲学经典，一起列入他推

① 美国重要的左翼利益集团“公共公民”的领导人。

② 美国右翼保守政治家，1992年参与共和党总统竞选，现已宣布参加1996年总统竞选。

荐给众议员和全国的“阅读书目”上。

而且，在一次又一次的讲话中和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金里奇反复提到了我们 1980 年的著作《第三次浪潮》（本书的部分取之于该书），并称之为“我们时代见地卓著的著作”。

那次选举以及本书的出版引发了一个结果：媒体把有关我们与金里奇友谊的渲染得沸沸扬扬。毕竟，我们曾公开地认同过许多金里奇所反对的政治主张。记者反复地追问我们，像你们这样的社会思想家和未来学家，竟然与像金里奇那样的保守政治家有瓜葛，这太奇怪了。不是所有的保守派都想回到过去吗？

回答是，不，不一定。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对那些想知道为什么金里奇敦促美国人民读我们的书的人（我们是反对校园祈祷，支持妇女堕胎权利的），对那些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骄傲地称金里奇和他的妻子玛丽安为私人朋友的人，这本介绍我们思想的小册子是最好的回答。

我们认识金里奇差不多有 25 年了。1970 年，我们发表《未来的冲击》后不久，一个留着较长头发和歌手猫王般的鬓角的年轻助理教授，从乔治亚飞到芝加哥，专程来听我们在一个教育会议上的发言。他对我们的书印象深刻，会后向我们作了自我介绍。那时他还没有竞选政治官职。

1975 年，应国会民主党的要求，我们为参众两院成员组织了一个未来学和“预想民主”的会议。我们邀请了金里奇，他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众多未来主义者中唯一的共和党人。他

这个会议导致了国会“未来情报交流小组”的成立，这一小组最后由当时的年轻参议员，现任副总统艾尔·戈尔（Al

Gore)任联合主席。戈尔把建设基础信息设施的需要提到了国家议事日程上。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与金里奇的关系发展得很密切,我们漫无边际的争论,不仅争论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且还争论广泛的社会理论、哲学、世界事件和未来。有时我们争论的声音达到很高分贝,随后常常突然开怀大笑。新闻媒体把他漫画成某种保守的塞沃纳诺拉(Savonarola)^①,他有一种狂热分子明显缺乏的禀性——敏锐的幽默感。

我们与金里奇的私人关系是热络的,我们的知识关系是广泛和好斗的。纽特对什么都有兴趣——空间计划、恐龙、年轻的社区律师的日常麻烦、求知理论、军事历史、好莱坞电影,当然,还有就是政治,政治,更多的政治。因此,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争论。虽然我们的争论不一定以意见一致而告终,但确实砥砺了我们的思想。

纽特曾经对我们说(我们相信他也一定对其他人这么说),我们也许很容易同意他的百分之八十的观点,仅仅嫌恶他的百分之二十的观点。自从那时以来,这个百分比随时间而大起大落。

如果金里奇不是美国政治中唯一最聪明、最成功的知识分子,那他肯定也是那一批人中的一位。作为一名前欧洲史和环境研究的教授,他以长远的时间跨度思考问题,他的讲话中经常充满“文明”和“革命”这样的字眼。但与大部分只向后看的历史学家和大部分视野仅限于下一次选举的政治家不同,金里奇,正如他自己所称的那样,是一位革命家和保守的

① 十五世纪意大利保守的宗教改革家。

未来主义者。作为一位未来主义者,他战略性地思考问题,视野超前三、四十年,即使在进行眼前的战术斗争时,也是如此。

因而,那些选民、公民、记者和政治家如果以为金里奇只不过是又一位“政治家”,那是因为相信了他的被歪曲了的形象。事实是,不管你是否喜欢他必须说的那些话(他有时口无遮拦,但次日马上道歉),金里奇很前瞻、很努力地考虑了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他认为美国下一世纪第一个25年应有的方向。

作为《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的作者,我们可以郑重其事地声明,我们既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民主党人。我们不仅有时与金里奇磋商,而且也为民主党的国会领导在最近的中期选举后,开始对我们的思想恢复兴趣而感到高兴。他们邀请我们去讨论第三次浪潮的政治涵义,并开始在他们自己中间分发本书。当然,他们知道我们与金里奇长期的友谊。而当纽特被告知我们与民主党交谈时,他说:“那太好了”。的确,未来不应当是任何一个党的财产。

这本小书将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看来——美国政治的下一个重大跃进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左派与右派之争,或者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的问题,而是更加深远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所需要的,是明确区分那些希望维护或恢复不切实际的过去的后卫政治家,和那些准备向我们称之为“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过渡的人们。

全球性的竞争至少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生产流水线时代的一致性,一律性,回到官僚和体力型的经济。但是,第三次浪潮不仅仅是个技术和经济学的问题。它涉及到道德、文化、观念,以及体制和政治结构。总之,它意味着人类事

务的一场真正的变革。

正如工业革命摧毁了先前的政治结构,或者使得这种政治结构丧失意义一样,知识革命——以及它所发动的第三次浪潮变迁——将对美国和许多国家产生同样的效果。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将生存下去,为我们的后代塑造未来。而那些拒绝承认这一历史事实的人则将被冲进历史的阴沟里。

阿尔温·托夫勒

海蒂·托夫勒

1995年1月

序 言

21 世纪公民指南

90 年代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规模的政治和政府变革之潮：苏联帝国的崩溃、意大利战后政治结构的更换、加拿大执政党在 1993 年选举中的一败涂地（他们议会席位从 153 席跌到 2 席）、日本自由民主党垄断权力 40 年后的垮台（以及新改革运动的兴起）、美国罗斯·佩洛（Ross Perot）和他的“我们团结在一起”运动的崛起，以及 1994 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触目惊心的政治和政府变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政治家、专栏作家和学术界人士，似乎都为变迁的规模而感到困惑。他们不可避免地把焦点移到了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们的痛苦和权势者的迷惑上。过去的衰亡造成的极度痛苦超过了未来可能带来的希望。这是一个古老的现象。Huizenga 的《中世纪的衰落》对文艺复兴运动做过这样的评论：当我们回顾历史时，那个在我们看来是光辉灿烂，激动人心的创新时期，对当时的人来说，意味着现存秩序可怕崩溃。同样地，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孔教在中国的崩溃，被看作是秩序和稳定的可怕崩溃，而不是一个新的、更富生产性、更开放

的未来的先兆。

阿尔温·托夫勒和海蒂·托夫勒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能让我们在一个生气勃勃、振奋人心的有关未来的明确框架中，观察当前的混乱。他们从事有关未来的教学、演讲和写作已有 25 年了。他们第一本畅销书的题目，《未来的冲击》（1970）已成为标明我们正在经历的大规模变迁的通用术语。（按人均购买计算，这本书在日本比在美国更畅销。）《未来的冲击》提请人们注意普遍存在的令人不知所措的加速度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引起个人、经济、社区和政府混乱的途径。

即使《未来的冲击》是他们的唯一著作，托夫勒夫妇也会被当作是人类问题的重要评论家。然而，他们接下去的一部大作，《第三次浪潮》，对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作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在《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夫妇从观察转向建立预测性的框架。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信息革命，把它同另外两次巨大的转型——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进行比较。在托夫勒夫妇看来，我们正在感受到历史上第三次巨浪变迁的冲撞，因而，我们正处在创造一个新文明的过程中。

托夫勒夫妇正确地认为，信息的发展和分配已经成为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和权力活动。从世界金融市场，到美国有线电视台二十四小时播放的新闻，到生物革命的突破以及它对医疗和农业的影响——实际上在每一个领域，我们都能目睹信息革命在改变我们生活的结构、步伐和性质。

由于《第三次浪潮》弄清了这一转型的意义，因而它对商业战略和美国之外的政治领导人——中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以及致力于高技术、信息密集型发展的其他快速增长的地区，产生了非常有力的影响。美国的许多商界领导人在